



如隱堂刻本  
每葉十八行  
行十八字

洛陽伽藍記序

後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  
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  
靡訛。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  
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  
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  
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于是招  
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刹

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邱墟。墻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豕荒階。山鳥巢于庭樹。遊兒牧豎。躑躅于九遠。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

每條提行起  
頂格次行以下  
低一格

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門名。

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為

洛陽縣志卷之二  
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縣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陽門。魏晉曰宣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

洛陽伽藍記 卷一 序  
之新門。時王公卿士當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帝嘗造三層樓。去地十丈。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丈。中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薨棟干雲。

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達。

洛陽伽藍記序終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立曹。北鄰御史臺。閭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

魏撫軍府魏馬楊銜之一撰

魏書

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凌里孕切。又如字。中有九層浮圖。一

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鑱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鑱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窻。戶皆

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布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

金鋪。駭人心目。至矣。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瑩綺疏。難得而言。栝椿栝松栢栢扶疎。拂簷。藜竹香草。布護塔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尙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

今宮墻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璅。赫麗華拱。夾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巨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為寺碑文。景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為高祖所器拔。為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



詔刊律令。永作通式。勅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為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為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景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裝



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閭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或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

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為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誇并英武。志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

霍復見於今日。榮卽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茶~~晉陽。令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郎徐紇曰。爾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張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

懸軍千里。兵老師敝。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茶~~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

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競竄貧夫賤士祿負爭逃于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知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

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旣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政正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尔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

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爾。朱脫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敘哀悻。同討凶羯。不意駕入城。臯便爾北渡。雖迫於凶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猜吾。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承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鬪。外猶禦侮。况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柔。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卽讐。義將焉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柔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

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慙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吾。若天道助順。誓茲奉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脫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在榮爲福。柔卿爲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復。義利是圖。富貴可保。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難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顯守。攻之弗

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  
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  
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  
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  
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  
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  
將江淮子弟五千人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顥與  
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爲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  
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

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  
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子奪臧否肆意  
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  
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刃榮孟  
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  
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  
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  
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北鄉郡  
長公主至芒山馮玉寺爲榮追福薦齋卽遣爾朱侯討

伐爾朱弗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尙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

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凶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子長廣王暕

洛陽伊監言  
爲主改號曰建元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  
都晉陽遣潁川爾朱王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  
雷陂涉渡擒莊帝柔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未  
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及馬  
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銜之曰昔光武受命  
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  
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  
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  
使孟津由漆漆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盈鬼神福謙以此

驗之信爲虛說時兆營軍尙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  
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恭慕鑱帝柔寺門樓上時十二月  
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送晉陽縊于三級  
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  
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  
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  
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  
作五言詩卽輓爲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  
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

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柱尋柱。周年猶有烟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承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承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

是闔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武庫東至閭闔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義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義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義。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諸王勸上太后。拜義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



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義等。沒騰田宅。元義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秋令。因以爲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卽是晉中朝時金市。

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什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閭闔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卽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杀井北造涼風觀。

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一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承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臺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佛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

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誚。京師語曰。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婿。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

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閭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叢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陰。多有憇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藻被庭。至大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

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詔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觀。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之。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闡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

其內太后臨朝闈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  
 忻云高軒斗升者盡是闈官之整嫠婦胡馬鳴呵者莫非黃  
 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闈寺  
 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寺有一佛二  
 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  
 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  
 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街之按杜預  
 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  
 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

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  
 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有  
 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有桑樹一  
 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遠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覆高五尺  
 又葉凡為五重每重葉生樾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  
 觀者成市布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  
 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  
 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  
 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承堂宇暉甚

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坐。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令荀勗造。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縑流，從無比也。

修梵寺，在青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雕墻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鵲，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摩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

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

炫日繡桷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

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

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

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

結跏數息有石銘碑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

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傲學極六經說疏通

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

注周易行之于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藉田三署藉田南有司

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

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

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泳辨其魚鼈高

祖承泉北置河南尹晉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

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即

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承臺上造清涼

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僊人館上有釣臺殿

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禘三月禘日。季秋九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承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露寒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僊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

也。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禘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禘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承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禘鱗甲異。

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城內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本傳品因明書曰以嵩靈之山言  
古山勝三區公梓中宜為其隱真山木成木意  
百晉宋齊梁陳隋唐各代同轉曰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魏撫軍府魏馬楊街之一撰

明懸尼寺立彭城武宣王魏所立也

在建春門外石樓南穀水周廻遶城

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

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

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頽橋柱始埋沒

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街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



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為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間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聞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為時節。孝昌

初蕭衍子豫章王蕭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為奇異。遂造聽鐘歌詞三首。傳於世。綜字世讚。偽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為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為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為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麗。

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弃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爲逆胡所汙。世隆怒之。遂縊殺之。矣。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輩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也。宗聖寺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

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中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邱中第。麈行。令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

即有至像者  
鈔補一葉

諸誦閻羅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

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小隱修道。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即中朝時牛馬市刑稽

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也。

魏昌尼寺。闡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稽康之所。東臨石橋。山北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北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闡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

建陽里提行  
低一格

去地三尺。族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摧。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

層浮圖。用輓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  
驗之。果得輓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  
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  
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  
遂捨爲靈應寺。所得之輓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  
問晉朝京氏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  
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  
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  
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

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  
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  
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  
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  
其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  
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  
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  
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  
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輓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

未知早晚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閏而異之，拜為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閒開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逾半。帝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崇儀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為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號為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也。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為

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恍，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驥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詔秘書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

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父為秦太上公，母為秦太上君，為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

芳舟至阿字  
鈔補一葉

十字已見上  
文當刪

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堦  
 墀。常有高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趙逸  
 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  
 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輓音專之俗。  
 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  
 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開退。陛下  
 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  
 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輓之義。私  
 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子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

抄無是腹之  
字

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  
 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輓叩首。以美其意。及其  
 代下還家。以輓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  
 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  
 愁。懷輓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  
 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  
 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  
 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泗。譬於四方。慕  
 勢最甚。號齊士子。為慕勢諸郎。臨淄官徒。布在京邑。聞

懷輒慕勢咸共耻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邱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苟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莠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簷宇清淨。美於叢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櫺。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

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尙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尙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倫最爲豪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嶽崑相屬。深雞洞壑。邈逶<sub>通</sub>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



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偏重者  
 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  
 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為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  
 輒以山水為富。不以章甫為貴。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  
 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真。  
 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稱。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  
 以如心。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間。不以  
 山水為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為身榮。  
 退不為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並。

危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  
 狀一如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陂。踏蹬蹉跎。  
 泉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  
 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  
 頽。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葢金莖。散滿堦墀。然目之色  
 裂鼻之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  
 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  
 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中。羽徒紛泊。色雜蒼  
 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鷗生於異縣。丹足出於他鄉。

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入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堯封之地。或入多雲之處。嵐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昏。遠為神僊所賞。近為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務參次於山陲。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歌方丈不足以妙詠。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出一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變曲。值石陵欹。庭為仁智之田。故

能種此石山。森列兮草木。長有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路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

濕都盡更換以他綿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像此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政

行無聞逼禪位廣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為黃門侍郎見元義秉權輔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往龍華寺至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

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址。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勲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齊齒。劍豈直金板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曠。神器豈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疎遠。豈宜仰冀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

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厯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厥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厯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濟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先遠。景命雖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恭比讓者三。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

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筆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

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日。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忠。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日。下官旣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歎。季明不避強禦。莫不歎伏焉。世隆旣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倅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馬首南向。倅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倅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

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侂龍  
 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侂龍文義於王有勲於國  
 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爾朱仲遠世隆之  
 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口瑗為西兗州刺史先用  
 後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每言太  
 原王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  
 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權克慝滋甚坐持臺省掾  
 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已南  
 面無所干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

干預至若今  
 鈔補一葉

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為寺碑  
 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  
 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  
 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稷上古  
 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為侍中斛斯椿  
 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三里御  
 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  
 宅為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

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  
 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為爾朱世隆所誅後  
 捨宅為建中寺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  
 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明寺眾僧常見秦出入此  
 塚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寺北  
 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  
 從寶蕭保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  
 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  
 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寺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

魚鱉市也景仁住此以為耻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  
 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衣渡於江者皆居不次  
 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  
 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  
 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  
 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  
 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昀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  
 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相當在江左秦皇  
 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

濕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治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聞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悖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

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為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啜慶之曰吳人之鬼在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餽茗飲作漿呷啜鱗羹啜啣鱗黃手把豈寇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口頰猶脩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拈拾雞頭蛙羹蚌臠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



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唵喁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急手急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衍用其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

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為上洛太守。七年。背魏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為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為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

亦不慶弔親知。蕭貴為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元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眾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為

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游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闖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

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天錫時 魏末 景謂人曰 張天錫 有此事 其國遂滅 此亦不祥之 徵至明年 而廣陵被 廢死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魏撫軍府魏馬楊銜之一撰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嶷獨美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霽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

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  
 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矚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俾於  
 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  
 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藻或青鳧白雁沉浮於綠水  
 磴磴春籟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  
 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尙書祠部曹錄像各凡  
 有一千餘軀至八日月節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  
 帝散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煙似霧  
 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

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  
 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  
 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  
 潤下帷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  
 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其門懷道之  
 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得  
 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  
 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  
 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遷國

洛陽伽藍記卷三 二 真意堂

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  
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  
洛不許之。子才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  
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  
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徒鄴。民訟殷繁。  
前革格後沿詔自相與子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  
散騎常侍温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  
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  
政清靜。吏民安之。復徵為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

事。國禮朝儀。或咸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  
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合史  
高顯畧宅。每于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  
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  
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以此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  
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銜  
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  
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

寺太后所立。東寺黃<sup>皇</sup>姨所建。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並門鄰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sup>布</sup>景明。至<sup>者</sup>禘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禱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頽。猶高五丈餘。卽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至我<sup>者</sup>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闔。汝南王復造<sup>磚</sup>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sup>禘</sup>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sup>軍</sup>將當

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sup>鄉</sup>。卽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sup>翁</sup>公來。問從何而來。徬徨<sup>禘</sup>此。元寶具向道之。老<sup>翁</sup>公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sup>翁</sup>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

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漣漪。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為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

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書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文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類於鄴。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舍消梨車十斤。從樹着地。盡化為水。如承光之奈。承光寺亦多果木。奈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恭懿。瑯琊人也。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製。制論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

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為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自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憇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

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何如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瓦。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



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  
 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  
 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鑄慕肅之風。  
 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鑄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  
 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  
 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  
 設茗飲。皆耻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後蕭  
 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為設茗。先問卿。承  
 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荅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

宣陽提行頂  
格另條

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  
 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  
 此二寺。圓林茂盛。莫之與爭。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  
 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為勸頌。其辭曰。浩浩  
 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  
 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非唯洛食。實同土中。上映張柳。  
 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母風。前  
 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西疆。四險之地。六達

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  
 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曠  
 天地發輝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立  
 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睠書軌永懷保定敷茲  
 景跡流美洪謨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  
 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  
 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永橋以南園丘以北伊洛  
 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十名金陵二名燕  
 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

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  
 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偽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封會  
 稽公為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為齊王尚南陽長公主  
 寶寅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啟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  
 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  
 來降處金陵館為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為歸正寺北  
 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年蠕  
 蠕至都主郁久閭阿那肱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  
 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

可班那肱蕃正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茶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闐闐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承洛樂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承此賣。士

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承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承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承外。逢樹即拔。遇墻則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承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為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承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誠承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

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輒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

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卽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洪，字子涵，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中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一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

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遠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為櫬。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

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為櫬。遂不免。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傍雍為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乘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轆轤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鑣吹響

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繁竹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伴豕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豕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悛。惡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

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脩容亦能為綠水歌。豔姿尤善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州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豕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

中甘里才曰何往申為往城南城有南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

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

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

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

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

也言舉學皆笑焉林水輝

崇虛寺在城西即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

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坐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

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憇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

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城南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立寺記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城西

魏撫軍府魏馬楊銜之——撰

城西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



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竝如清暑殿。土山釣池臺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竝選雋後民。至於清晨。明姜景。騁望南臺。珍奇羞具設。琴笙竝奏。芳醴盈壘。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苑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正光初。元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輳車。前後

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為黃門侍郎。徙從王國三卿為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為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康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為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

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謀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毋十月，今始九月，可爾以不。徽曰：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馳詔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兼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

及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故以有舊恩，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探跡，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

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歛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疋。盡送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門。餘殃所集。祖仁負恩反噬。會貨殺徽。徽即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其侯之管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闍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闍官伽藍。

皆為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為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浮圖

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  
 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  
 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  
 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  
 去未來預觀三世發言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  
 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  
 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為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  
 有洛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否寶公曰大竹箭

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喪

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為

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

寺今為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

堙滅唯有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堂前五步

應有一井眾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甃口如

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行果菜葱青莫

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

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為興適。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揚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墻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丹素發彩。

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秘呪神驗。閻浮所無也。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為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貂蟬耀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復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彧性愛山林。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

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案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  
響响羽觴流行詩賦竝陳清言乍起莫不領飲其立奧忘其  
褊悵本焉是以入或室者謂登僊也荆州秀才張裴裳為  
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  
龍錦賜之亦有得緋袖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為詩不  
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爾介朱  
兆入京師或為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  
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東南有皇女臺漢  
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丘道恒立靈

僊奇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宅市西北  
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即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  
九坂以象二嶠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  
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  
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正至於鹽粟貴賤市價  
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  
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  
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  
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筚

能為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  
 高平失據虎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  
 廷為之肝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  
 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  
 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  
 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威名卓著為  
 國展力三十餘年攻無牢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  
 送之延伯每臨陣令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  
 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振戎監二年之間

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中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  
 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為流矢所中  
 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  
 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  
 季夏六月時暑赫羲以甕貯酒曝於日中經一旬其酒  
 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  
 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  
 承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劫賊盜  
 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為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

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輻車為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於道路人見而悅近之者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為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

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緹繡錦奴婢緹衣五

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金

銀緹繡錦雖立此制竟不施行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

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約河內

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

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

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變

為茅莠馬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南

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為金



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多。以償色焉。覺悟心不遑安。至曉丑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丑多亡日。像自有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為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張方溝水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竝名為壽丘里。皇宗所立也。民間號為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珠囊紀慶。

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犛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桃李夏綠。竹栢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絲續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為團扇歌。壘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

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篴。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馬。十餘疋。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鑲。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畫茆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御鈴。金龍吐珮。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盃。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

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是西域而來。金瓶銀瓮百餘口。

甌槃盤合。稱是自餘。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

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緹油綾。絲綵葛

越錢絹布等。不可勝數。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

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

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繼來省疾。謂曰：卿

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

一人。寶貨多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

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

作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  
 校數及太后賜百官絹負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  
 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太后問侍中  
 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  
 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丘里  
 閭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臨凌四月八日京師士女  
 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僊室  
 亦不足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礁嶢朱荷出地  
 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

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尙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岐嶷幼  
 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為黃門侍郎元義  
 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  
 義兵問罪右側雄規不就爨起同謀略兄弟四人竝罹  
 塗炭唯略一身逃命江左右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寬  
 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對曰  
 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鴛  
 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

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為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皇子又  
 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千人略為政清肅甚有  
 治聲江東朝貢貴侈於務尚見畧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  
 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  
 畧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  
 不得無王畧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收  
 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  
 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  
 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此親比畧始濟

淮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曰昔劉  
 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啟陳國是用聲彪磐石  
 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藩華門勲夙著內潤外  
 朗兄弟偉如既見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  
 之往雖弛擔為梁今便言旋詣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  
 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故封  
 義陽王然國既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為盡善宜  
 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  
 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

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義學講涅槃華嚴花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

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天乘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環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神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温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遣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塲甄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

極麗。詔中書舍人温子昇升以為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

承。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宣武世宗

故立此寺。俾以憇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修竹。簷

拂高松。竒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

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垂口績紡百姓野居。邑屋

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

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嘗至也。

今始有沙門焉子善菩提拔陁。至焉自云北行一月。至勾稚國。

北行十五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

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强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

玉。及水晶精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

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陀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

來。至京師。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陁云。古有奴調

國。乘四輪馬為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為之。其樹

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而居。多饒珍麗。民俗

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

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

各易伽藍記 卷四 嚴書 五 真意堂

殺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待物無遺。尤善立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置僧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光。曉藥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第。與沙門議論。時號為立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

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其座。四面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為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芳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為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號為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

利日益千金。因以為名。昔都水使者陳騶所造。合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城西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城北

魏撫軍府魏馬楊銜之撰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塲。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祿此。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為角戲。中朝時宣武塲在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昔宿生焉。  
疑立寺。闡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



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亡。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麗精。竹栢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任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耻。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梁邦君。時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常

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閤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

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儇奴慢

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燉煌

人宋雲宅。雲與惠生。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宋后遣雲。雲比上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

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

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

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

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

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唯吐

谷渾城左右，煖豸餘處，其國有文字，况同魏風俗。治政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末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

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得陰愈。後人承此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從捍廢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

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五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名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毘盧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

佛。當卽從命。毘盧旃鳴鐘聲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

無繪字

復西行三日。至鉢孟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皆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子位與向烏莫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復呪呪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王卽位。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十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非險峻。關隴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

昔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至嗽嚙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

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勅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氍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金鳳皇爲牀腳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sub>亦</sub>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嗽噓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

似寶蓋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嗽噓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嶢嶢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

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鑊鎖為橋。縣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正臨淄之神州。原田膾膾。等咸陽之上下。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進。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篳篥。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從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

五果繁熟。夜聞鍾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天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即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荅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聖人。並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愿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

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恚，興大風雨。佛僧  
迦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  
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sup>新</sup>細縷亦彰。乍往觀  
之，如似未徹假合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並  
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  
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  
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  
城北<sup>水</sup>千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  
以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

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成大樹。  
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陁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  
逼側。周匝金像六十<sup>千</sup>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  
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此<sup>邱</sup>戒行精苦，觀其風範，  
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  
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巖崿，危岫入雲。嘉  
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日。宋雲與惠生割  
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sup>所</sup>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  
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

國剝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温風熾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

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

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姪之處，石上毛

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吃陀窟及門子供養盲父母處，皆

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

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

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

每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僊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

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僊

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僊立廟，圖其形像，以金箔



傳之。隔小嶺有婆好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  
 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  
 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  
 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  
 為嗽噓所滅。遂立勅懃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  
 暴凶。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  
 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  
 勇力。與劉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  
 頭。一負十人。手持握刀。槍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

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  
 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  
 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嶮路。得  
 無勞苦也。宋雲荅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  
 雖嶮。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  
 無損弊。王荅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見王  
 是夷人。謂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  
 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  
 卑。嗽噓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荅曰。我

親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  
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承理無失雲無以  
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獅子兒兩  
頭與乾陀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素畫莫參  
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  
十餘僧復西行三日月至卒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  
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  
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  
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

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  
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  
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  
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  
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  
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寺上有迦葉  
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  
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石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  
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

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三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樂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即比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主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樂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樂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為陛。階砌楹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棖。高三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樂傳云。鐵柱八十八

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樂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輓轡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

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第一此塔初成用真珍珠為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即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為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

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報吉凶表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承闈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鑄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什迦四塔變

茶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為尸毘王救鴿之  
 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粳米焦然  
 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患彼國人民須藥日取之  
 道榮傳云至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  
 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抑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  
 裟裝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  
 水簫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  
 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  
 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

京師提行頂  
格另起

四面向戶遙望則眾相炳然近看暝然以手摩之惟有  
 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方  
 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  
 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六作浮圖高十丈云此  
 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為大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  
 書胡字分明元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  
 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街  
 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藥傳宋雲家記故  
 並載之以備缺文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

萬六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閒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項寺。東有昇道寺。栖禪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灑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終

乙巳舊鈔本校一過曹炎志

嘉慶辛未三月

璜川吳氏校印

洛陽伽藍記世傳如隱堂刻本內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各不同余昔年于市肆購得抄本取而校之知從如隱版影寫者行間字面為朱筆改竄大都參以御覽廣記其無從書可考者以意為之空白處妄自填補大失此書本來面目矣後又得何慈公抄本則又從改本錄出真偽雜投竟無從辨三本之中此為最善大抵古人著書各成一家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魯魚後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後而讀古人流傳轉寫之書苟非有善本可據亦且依樣葫蘆須在心領神會不可擅加塗乙也顧寫薄自用致誤非淺恃才妄作貽害更深惡似而非者蓋以此也家刻原稟想從慈公所來似是處亦依增入注一作者即臆改字也惜乎付梓之時未見點竄筆跡遂致涇渭不分深痛此書之不幸而今日者仍入余手得以從流溯源考其致誤之由則不幸之中又有深幸焉校畢漫記于此并戒後之讀我書

者柔北執徐之歲如月十日燈下毛辰識

嘉慶己卯季冬依如隱堂刻本

席玉照舊藏

校正復從毛斧季手校家

刻舊為何小山薛一瓢遞藏

覆勘并錄斧季跋語于右二本今皆借自黃堯翁家卷

中雖譌字亦記之行間者服膺於毛氏之言也張紹仁記

右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文獻通攷作二卷陳氏云銜之以余朱之亂城郭邱墟追述斯記晁氏亦云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為之故僧舍多為天下最銜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石林燕語乃謂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曰寺與臺省竝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或云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概稱寺本此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于府解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



者柔北執徐之歲如月十日燈下毛辰識

嘉慶己卯季冬依如隱堂刻本

席玉照舊藏

校正復從毛斧季手校家

刻舊為何小山覆勘并錄斧季跋語于右二本今皆借自黃堯翁家卷

薛一霧遞藏

中雖譌字亦記之行間者服膺於毛氏之言也張紹仁記



右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文獻通攷作二卷陳氏云銜之以余朱之亂城郭邱墟追述斯記晁氏亦云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為之故僧舍多為天下最銜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石林燕語乃謂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曰寺與臺省竝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或云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概稱寺本此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于府解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



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予又攷高僧傳載漢明帝  
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即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  
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  
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  
提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其說白馬名寺又不同故註  
錄之以補所記之闕汝上王謨識

咸豐己未夏五月十有七日南武王瀚錄

